



红处方

修订本

Red Prescription

心里的光是对事物有明晰清澈的判断。
对人间充满从

零叔敏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红处方

〔修订本〕

毕淑敏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处方 / 毕淑敏著. -- 2版 (修订本). -- 北京 :

金城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155-1375-1

I. ①红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7372号

红处方 (修订本)

作 者	毕淑敏
责任编辑	胡 敏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3
字 数	375千字
版 次	2016年11月第2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1375-1
定 价	32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自序

某天看到一位文化人说，现在的书，多半是垃圾。一本书，若是出版五年以后尚有人读，还能再版，就算是不错的书了。

凛然一惊。我是一个写书的人，从没有统计过自己到底有多少书在再版中。写的时候激情使然，写过了，就像风刮过了，不留痕迹。要是认真地计较起来，可能垃圾居多吧。

于是，再有人邀我出版以前的旧作时，总是再三再四地落实——你确信此书再印行时，会有人看吗？

这次由金城出版社再版此书，我找出《红处方》的历次出版合同，一一看过。才发觉它从一九九七年，作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发行至今，已经整整十五年了。十五年来，它一直不断再版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即有北京出版社、工人出版社、漓江出版社、中国画报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、现代出版社等多个版本，正版的累计印量已达几十万部。

我不敢说它是一本好书，但我敢说它是一部我用心用力完成的小说。

这个世界上，你用不用心，别人是看得出来的。你用不用力，别人也是看得出来的。谁也不比谁傻。这本书当时被称作是“中国第一部戒毒小说”，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，总之那时以小说的方式描写戒毒，还很少见。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，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困惑——我想不通人为什么会吸毒？

我是医生出身，我知道很多疾病在现阶段是无法治愈的，

我能接受大自然的残酷，但我想不通人怎么能自己制造毒品，挖个深坑把自己活埋。这多傻啊，这不是和自己为敌，陷害自己杀戮自己吗？人啊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！那时候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，人们还沉浸在我国在解放后全面禁绝了毒品的乐观惯性中，在官方的报道中，甚至很少提及此事。就算偶尔说到，人们也多以为那只是发生在靠近“金三角”边境地区的散发事件，殊不知我在戒毒所和戒毒医院里，看到那么多年轻的脸庞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更可骇怪的是他们告诉我——吸毒原本是为了寻找幸福。

惊骇莫名！不得其解！我由此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力图搞明白这其中的逻辑。我开始走访医生护士，访问戒毒者，阅看有关书籍材料，向科学家讨教……在大体上通晓了其中奥秘之后，我很想通过我手中的笔，把感触和思索与更多的人分享。于是，在我从事写作10年之后，我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——《红处方》。

现在，人们对于毒品的了解，比那时要详尽多了。我痛心地发现，反倒有更多的人陷入了这白色深渊，日渐沉沦。我相信他们的初衷是想抄个近路去天堂，不料毒品模拟了人在幸福时的一种内分泌激素，这化了妆的魔鬼引诱了他们，一拐弯，把他们推下了地狱。

已经出版十几年的一本旧书，我同意了这本书的再版，是因为我当初写作这本书的理由，依然顽强地存在着。

这次再版，作了一些文字上的精简和压缩，大体保持原貌。

真正的幸福，不是虚妄的模拟，更不是凭借外力的强硬索取。它的产生是优美自发的水到渠成，它是一颗高尚灵魂不懈工作的成果。

毕淑敏

2012年2月20日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引 子 / 001

第一章 潜入戒毒医院 / 011

第二章 13号病房 / 030

第三章 庄羽的故事 / 047

第四章 动物实验报告 / 071

第五章 阿片的传说 / 102

第六章 周五的讲述 / 117

第七章 毒鸳鸯的爱情 / 134

第八章 14号病房的母子 / 149

第九章 中药戒毒 / 167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 十 章 斗殴 / 193

第十一章 秘密交通线 / 211

第十二章 教授的教诲 / 222

第十三章 吸毒者众生态 / 238

第十四章 香花与毒草 / 263

第十五章 恶毒的计谋 / 283

第十六章 遗书 / 304

第十七章 生命的绝笔 / 321

尾 声 / 341

附 录 / 347

代 后 记 女儿，你是在织布吗？ / 355

引子

沈若鱼和母亲自南方旅游归来时，晒得像一段黑檀木。

先生到机场接她们，小心翼翼。好像母女俩是砍开的半个椰子，一碰就会汁液横流。本想把母亲接到自家，但老人坚持回干休所。送母亲回去安歇后，先生的精神才舒缓一些。

“告诉你一件事，可别吓着。要有精神准备，把自己的红血球、白血球都调动起来，像城墙砖一样砌在那儿，抵御我这个消息的力度。”先生郑重得吓人。

“说吧，是不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搞了颠覆我的小动作？家庭兵变、第三者插足什么的，我时刻准备着。”沈若鱼一边说，一边向外拿着南方特产。

“比这要坏得多。”先生不理睬她的打趣，沉痛万分。

沈若鱼不由得把手中的芒果扔到一边说：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先生说：“简方宁死了。自杀。”

他预备着沈若鱼大哭大叫，甚至私下准备了一条新毛巾，预备妻子号啕痛哭的时候堵“枪眼”。

不料沈若鱼什么也不说，只被把挤压过的芒果，摆在果盘的最上面，以便吃的时候优先处理，免得坏掉。

先生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沈若鱼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。你的最好的朋友，有

着几十年的友谊纪录，你临去南方前还和她朝夕相处的简方宁——她死了。听到没有？”

沈若鱼说：“咱们俩距离不到一米，我怎么会听不到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为什么说了一遍又一遍？！”

先生说：“看你没有反应。”

沈若鱼暴躁起来：“你想要看什么反应？沉默不语就不是反应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沈若鱼，我真惊讶。以前老是怕我死在前头，你可怎么办？现在我放心了。你对心爱的朋友暴死，都能这般无动于衷，还有什么风雨经受不起？”

沈若鱼说：“我已料到她会死。就像一个科学家计算出了冥王星的轨道外面，还有一颗冥外星。他在宇宙中发现了冥外星的踪迹，真如他预计的那般如期到达，你说他有什么吃惊的？”

先生说：“我想起一部电影的名字——《女人比男人更凶残》。”

沈若鱼说：“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。要是她决定死了，那就一定有活不下去的理由。”

先生说：“我觉得你从戒毒医院出来以后，更冷漠也更智慧了。”

沈若鱼说：“你的意思，是让大家都到那里去留留学？可惜简方宁这个戒毒医院的院长不在了，你想走后门插班，没机会了。”

先生说：“你就不想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是怎样告别人世的？真的大智若愚到了这种境界？”

沈若鱼说：“所有的事，我都知道。”

先生大惊道：“怎么一身巫气？简方宁前天去世，昨天她丈夫潘岗给我打的电话，死因不清，对外还属概不披露阶段，基本上是独家新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猜的。”沈若鱼淡淡地说。

“我不信。”先生摇头，“做个试验，你先说她是死在哪里？”

“办公室。”沈若鱼回答。

“对了。可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她的办公室，真是个好求死的好地方。家里有保姆，死起来，多受干扰？凡是有头脑的人，都不会愿意死在家里。再说吓唬了孩子，方宁肯定不忍。所

以她不死便罢，倘若死，只有到办公室。”沈若鱼冷静得好像在评点某一电视剧中的女主角。

“你说她是怎么死的？”先生又感惊骇。

“吃安眠药。”沈若鱼成竹在胸。

“料事如神。”先生伸出大拇指，紧接着又是那句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简方宁是个医生，整天同药打交道，自然是这件兵器最拿手了。电工自杀，肯定去摸电门。农民一仰脖就喝敌敌畏了。死是大事，又没经验，谁不想做得利索些？”沈若鱼说得头头是道，好像有一道现成的文字答案，悬挂在面前。

“你说她屋里还有什么吧？”先生的脸因为恐怖有些变形，还是忍不住问。

“就是说除了她办公室常用的办公物品以外，还有什么？”沈若鱼借重复问题的机会，延长了一下自己思考的时间。

“是啊，说啊。”先生估计沈若鱼回答不出。

“可以把范围缩小一些吗？办公室很大。”沈若鱼稍显困难地回忆着。

“窗台上。”先生宽宏大量地提示。

“在窗台上，有一只空的药瓶。药瓶里装了一半的清水，水里插着一束……不，不是一束，那太奢侈了，方宁舍不得的。她不愿把自己的死，搞得那样豪华……”沈若鱼自言自语着，目射精光，好像在把一幅破碎的图片拼起来，殚精竭虑。

片刻之后，她坚定地说：“在简方宁的办公室的窗台上，有一只空药瓶。瓶里有半瓶清水，里面插着一枝盛开的红玫瑰……”

“天啊！若鱼，你不要说下去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老婆，我简直要到公安局报案，说你涉嫌谋杀了简方宁。你人不在这里，怎么会对现场知道得这样一清二楚？莫非有特异功能？”

先生真的向后退了一步，远距离打量着她。

沈若鱼笑了：“不是你提议玩个游戏的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我现在提议，永远不谈这个话题。”

沈若鱼说：“那不可能。我还要问你，以简方宁做事的严谨和一贯风格来看，她应该有一份很精彩的遗书啊。”

“其实没有遗书，更谈不到精彩云云。只有一个小纸条，写着：这件事与他人无关。底下是签名，还有时间，精确到小时和分，像医嘱一样规矩。是深夜写的，然后就吞了大量的安眠药。还有一点异常的是，墙上原来有一幅油画，现在不知去向。怎么样，这是你不知道吧？”先生恢复了往日的镇定。

沈若鱼说：“真对不起，就连这幅油画，我也知道。”

先生答：“潘岗说，人家这几天一直在询问他，以为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别扭。简方宁年富力强，人又漂亮精干。事业有为，正在向学术上的顶峰攀登，为什么自戕？实在是谜。你既然这么了解情况，还是找有关部门谈一谈。也算对朋友和她的家人，尽了最后的心意。”

沈若鱼说：“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、简方宁愿不愿意。”

先生说：“简方宁已经不在，你如何征求她的意见？”

沈若鱼说：“我有通灵之术。”

沈若鱼走进景天星教授的办公室。

“我是沈若鱼，简方宁的朋友。”她说，“您可能不了解我，但我很熟悉您。包括您爱吸中华牌罐装香烟。”

景天星虽已退休，但终生的学者生涯，仍在沿着惯性运行。她几乎没有老迈之人难以排解的寂寞孤独感。年轻时，她就立志把一生献给科学，认定冰冷的学术世界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刚开始很多人为她的婚姻之事操心，以为曼妙女子矢志不嫁，如果不是生理有残疾肯定就是待价而沽，在等待一位白马王子。

景天星用实际行动粉碎了人们的判断，她留苏留美，在对第一世界的周游中，更坚定了孤独一生的决心。

“没工夫。婚姻是少慢差费的事。谈一次恋爱花的光阴，够我完成十篇论文的了。”

在这种逻辑面前，人们只有知难而退。

老处女的身份使得她格外的幸运。社会上，人们对不同于自己生活习惯的人，报以非议，某些时刻又会因了世俗的相互争斗，给他们机会。特别是一个女人，若是没有家庭，人们会出于古怪的怜悯，在事业和仕途上不屑与她们计较。

景天星从厚重的书丛里，矜持而傲慢地打量着沈若鱼说：“你是简方宁的朋友。很好，我希望有人能记得她。我很忙，看在你是简方宁朋友的分儿上，我会见了您。这就足够了。”

沈若鱼说：“教授，要是我理解得不错，就是说您下逐客令了？可是我们实际上什么还没有谈呢。”

景天星说：“你愿意，可以这么看。”

沈若鱼说：“我相信只要一句话，您就会求我留在这里同您长谈。”

景天星说：“太自信了吧？但你可以试试。”

沈若鱼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对于她的死，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
教授雪白的短发垂了下来，横着遮住了她的眉眼，一时看不清面目表情。

“我今天来找您，因为我知道，您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您，她不会从事这种非常的事业。如果她不从事这种事业，今天就会健康地活在阳光下。您是她死亡中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。我对您和简方宁所从事的工作的了解，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。比如0号戒毒方案和蓝斑。”

“噢？那是很尖端很秘密的！”景天星大惊，犀利地追问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您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相识的，我就告诉您后面的一切。”

景天星完全可以拒绝。她这一生，拒绝的事物太多了。作为一个独身女人，作为学术界某一领域的泰斗，她已把拒绝别人当做维护自身权威与神秘的法宝。但是在最心爱的助手的死亡面前，她丧失了勇气。

教授陷入深深的回忆中。

我知道你是为什么，但我永不会说。

方宁，你在天上微笑着注视我的时候，嘴角是否有森然的冷意？

在大家眼中，你是那样地完美。四十岁，正是一个女人最饱满的季节，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温暖。

责任是有分量的。它对四十岁的人和七十岁的人，感觉不相同。越老的人对责任越是珍惜。你年纪虽轻，心已经老了。因为看到了太多的苦难。

我希望我喜爱的人，我的助手，都是很杰出的人。如果她是女

人，我希望她有很多追求者，这同我年轻时的想法不同。

一名医生，如果没有人爱他，体验不到人生悲欢离合的感情，就不能从根本上成为好手。从别人的爱戴中，可以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，像血液一样灌注胸膛。

原谅我的自私，你是我最好的搭档。我从你那里攫取无尽的临床资料，忘记了你面临的危险。我和你的交往使我年轻。我不知这种作用是否双向——我使你感觉苍老。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你的死使我明白了你的负荷已到极限。

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比我们这一代要辛苦得多。在该上学的时候，被驱赶进了田野。我始终认为，你们当中一定能出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却无法培育优秀的自然科学家。这不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悲哀，是历史的一个把戏。

可是你不信这个邪。原谅我打一个粗俗的比喻，你是一个过了裹小脚年龄的女孩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，可你一定要制造出一双惊世骇俗的三寸金莲。你残忍地将自己已经成型的脚骨打断，纳到科学家的模式里去。

我不知道这对不对，或者说值不值。

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好强到执拗的女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欣赏你。

当然，你不是为了我的欣赏才这样做的，这是你的天性。但从你的身上，发现了年轻时的我，这使我惊异和欢乐。

每一个人都是高度自恋的，当我们夸奖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赞叹自己。尤其是在一个美丽的同性身上，发现了原是属于自己的某些特质，我们会高兴得不可思议。

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只觉得你是一个不难看的女人。对于一个终生从事严谨科学事业的老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年轻女人可能得到的最好评价了。

你是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助手，但我拥有一票否决权。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已经“枪毙”了许多卓有才华的年轻人。

我否决过像刚烘出炉的面包一样新鲜的洋博士，久经风霜的临床

医生也纷纷落马。理由也许很不充分，甚至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。比如一个小伙子，只是因为他在浅色西服里面打了一条黑领带。这从服饰配色上当然是允许的，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很不舒服，吓了一跳。好像在刷满石灰的半截树桩上，看到一条旧标语。

当然我可以收下他，然后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以后上班的时候，别这副打扮。他一定会听我的，这里是科学研究的前哨阵地，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。但我忍住了。我知道他转身之后会对别人说，看，这就是老处女的臭毛病，我们不得不服从她。我不愿被人这样议论。最要紧的是我从这条领带里，看出他的协调性和整体观念有问题。这对科学家来说，十分致命。

我让他走了。说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当然与领带无关。这时他们把你送了来。

材料摆在我的写字台上，我想是下面人的一个恶作剧。他们摸不透我的口味，决定在无数美味珍肴之后，上一盘山野菜。

我用一秒钟扫了一眼你的简历，当兵，上学，当医生，刚刚转业回到这座大城市……你们这个年纪应有的洁白如纸清洁如水的历史。我注意了一下你的最终学历——工农兵学员。

我的眉头肯定是皱起来了，虽然我自己没有察觉。

工农兵学员是一批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，在科学的道路上一直跛行。老知识分子永远以怜悯与淡漠的目光打量他们。

但是，我突然决定见见你。心血来潮。

可能是卷宗上你的照片打动了。你幽静典雅，有一种震慑人的优美气质。依我严谨的天性，一般是不会召见一位仅仅因为美丽，其他方面并不合格的候选人的。

我需要一位马上能开展工作的助手，他们怎么把你给派来了？这是你走进我的办公室后，我问你的第一句话。

此话刚一出口，我就感觉不妥。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，你只不过是一枚被驱赶的卒子。

你说，我不一定能做好您的助手，但我保证能马上开展工作。

这绵里藏针的回答，使我一时接不上话。一般的人走进我的办公

室，都会有短暂的惊愕，为它的富丽堂皇和书籍的众多。我不喜欢把办公室搞得像窝棚一般寒酸，我工作的场所，应该是一流的。当然那些从欧美回来的博士，肯定见过比我这儿更豪华的工作间，但他们也都恭敬地露出了惊奇。我知道这是一种礼貌，他们懂得一个求职的人，应该如何表现。

但是你固执地不把惊奇给我。你从骨子里渗出一一种司空见惯的冷静，我不知道这种冷静从何而来，经历似乎没有提供给你这种优势。

你略显憔悴。也许是连日的奔波求职，折损了你的美貌。总而言之，当我一看到你，就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程序，开始以严格的助手条件衡量，接见初衷已不起任何决定意义。

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，特别是男领导和女领导的不同之处了。

我想简化谈话，就把厚厚的一沓英文资料递给你说，这是有关我们试验的新戒毒药品说明。你看完后，我们再来谈工作问题。

这可以算是一个刁难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测验。两者之间本没有原则的差异。如果你连这样基本的考察都过不了关，无论你的倩影多么使我有好感，你还得毫不耽搁地从院长室离开。

所有的工农兵学员的英语都不好。即使是他们念了研究生，成了硕士博士，也是工农兵牌的。学问上先天侏儒，英语永远战战兢兢。

可能有些绝对，但我这一生，就是这样走过来，勉强不得。我常常从蛛丝马迹上承认或是否认一个人。

你走了。好几天没有露面。猜想某一刻，你会眼睛熬红却装作轻松地走进来说，院长，这材料我看完了。

依我对你们这茬人自尊心的了解，你废寝忘食地查词典请教别人，弄通个把篇文章不是什么太难的事。我会让你当着我的面，把资料念一下。我猜你一定会像受惊的獐子一样紧张起来……我喜欢看别人在我面前面红耳赤。

你一直没有出现。我想，是打退堂鼓了。

我几乎淡忘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眼睛一点也不红，晶莹的眸子，直率地盯着我。

我说，看完了？

你说，看了。

这一问一答里有一个微小的差别，就是我说的是“完了”，你的回答只是“看了”。

我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假装宽容地说，看起来很难是不是？里面有许多专业术语。

你说，您想用语言来测验我的水准，其实是很片面的事情。语言太简单了，只要投入时间，就会有收获，不过是个熟练工种。国外任何一个小孩子，所掌握的词汇，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学本科生以上。您需要的是助手，不是一个翻译。这些日子，我已将您论文中涉及到的所有文献都看了一遍，包括反对您的意见。

说实话，我很有些吃惊。不在于你这番话有多少道理，而在于你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嚣张的气焰。你知道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了。

我所从事的科学很冷僻，别人都是门外汉，他们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恭维。当然我会在国际研究领域遇到真正的内行，但和他们的切磋以至争辩，只会提高我在国内的威望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外国人赞同你了，是你的光荣。外国人反对你了，也是你的光荣。

按照预定方针，我说，你把这篇论文念给我听听。

你说，我不念。

我说，为什么？

你说，我念得不好。我不想露丑。

我说，在我面前露丑，总比在外国人面前露丑要好。

你说，在谁面前露丑都不好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就可以弥补不足。您不要现在逼我。人生一世，最大的成功不在于掩饰或是改正弱点，人的短处是克服不完的。成功在于发扬长处，您为什么不问我最长的优点是什么呢？我能不能做您的助手，应该是由我的长处决定的。

我看着你，你真的很年轻，洁白的额头上只有几道浅浅的阴影。我知道那是皱纹，但这些皱纹不但无损你的美貌，反而使你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力量。我说，那么，你说说，你最大的长处，是什么吧？

我最大的长处是实践。在来到您的办公室以前，我做过多年的临床医生和内科主任。我仔细看了您交给我的资料，我觉得它是瘸腿的长跑家，缺少临床证明。您应该迅速把崭新的药物应用于实践，积累大量的实用病例，才能在学术上处于领先地位。

你说完了，紧紧地闭了嘴，剩下的事，就是沉着地等待我的决定。

我真的愣在那里了。

你一下子就命中了我的要害。我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书斋里度过的人，我可以在理论上有很精湛的论述，但如何同活生生的病人打交道，在我始终是个谜。我喜欢那些没有生命的分子式，它们有无尽的魅力。我不喜欢人，尤其不喜欢病人。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疾病的外包装，支离破碎的生命次品。虽然我的工作是在修补他们，尽可能地整旧如新，但我永远没有办法同他们交心，建立友谊。我发明的药，总是要等着别人来证明疗效，我用的是枯燥的数字，人家用的是有呼吸有心跳的温暖人体。临床实践是我的研究中柔软而虚弱的腹部，我却却没有力量让它充满肌肉。

可恨你一下子就看出了这点。假如你是一个小伙子，我会放下架子，拍拍你的肩膀，但你是一个女人，我不好意思做这个动作。

我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了。我将刚刚装修好的一所设施精良的医院交给你，由你出任院长。我以为你会受宠若惊。没想到你叹了一口气，轻轻站起来说，我不喜欢当戒毒医生。我不喜欢吸食毒品的人。

但是我从你的瞳孔里看到了你已接受……

“好了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现在，该把你所知道的，告诉我了。”景教授依然居高临下地说。

“我在您所指导下的简方宁任院长的那所戒毒医院里，当过病人。”沈若鱼说。